

【劇情】

追逐著灰白的身影，注意到的時候四周的色彩像是、古真困惑地在原地轉了一圈，望著那像是流失一般的狀態，帶著色彩的水珠從原該持有色彩的物體上緩緩泌出，滴落於地匯成深沉的黑。

對於才十一歲的孩子，眼前的狀態實在難以用言詞來表示形容，但本能地知曉自己不該也不能在這裡停留。抬起有些痠軟的腳，她轉過身往唯一的道路奔跑著。

「等等——」看著那漸遠的身影，試圖用稚氣的嗓音求得對方的停步，但是她那微小的願望並沒有被達成，最後她只能站在原地摀著臉，感到難過地啜泣著，小聲地祈求著：「我會很乖、所以請不要丟下我。」

眼角被舔舐著，緩慢回聚意識時，窗外透進的陽光已經很亮了。身體有些痠，古真掙扎了些會才坐起了身。偏頭看著那安坐在自己手邊的小白貂，她勾起微笑地摸了摸那柔軟的毛皮。而後從枕下拿出她慣用的日記本，雖然沒有她掛在頸上的鑰匙，日記本是沒辦法被打開的，但裡頭記錄的內容被人看到會很麻煩，古真還是選擇了隨身擺放。

但是翻到最新的那頁時，她差點沒忍住撕下那頁的衝動，氣得只能掩面：「是了、我睡前還把你給放回籠子裡。」擔心自家養的寵物會因為狩獵本能而傷害小貓頭鷹，她不得不勸誘小白貂——柚柚，乖乖地待在窩裡。

看著日記裡不翼而飛的信件，和早已不知去向的貓頭鷹。

「不管怎麼樣，都得先和小舅說明。」拿起勾在日記本上的筆，在本子上寫上生氣抗議的話語後，女孩才離開了那張柔軟的床鋪。

走出房門，外頭就是客廳。還是研究生的小舅為了方便就近照顧古真的母親，在學校與醫院之間買了這麼一間不大的屋子。不過房間有三間、也有廚房和衛浴設備，雖然不比舊家舒適，古真也覺得很感謝了。畢竟她也只是對方姐姐的女兒而已。

但看到那待在客廳的人時，她愣了下，覺得頭部悶悶地疼痛著：「……父親。」小聲地打了聲招呼，正翻看著書籍的男子這才抬起頭來。

大概是工作的關係，對方的樣子有些疲憊。前陣子還短著的頭髮已經長到了耳垂以下，眼睛底下有著黑眼圈，長期待在手術室的皮膚蒼白的很。

「起來了？身體感覺如何？」做為父親的男性，站起了身走到了古真面前，望著那伸來的手，明知不該退步但還是發出恐懼的聲音，伸出手隔擋住對方欲碰觸的手掌：「你清晨發燒了，阿磊才找我過來的。」

葉磊，她母親的兄弟。

「……。」

「過來吧、打個退燒針。阿磊給妳準備的早餐吃完後，再休息一會。」

細針扎在手臂上的細微痛楚讓古真倒抽了口氣。

specific phobia……

心跳不規則的跳動著，衣物因為沁出的冷汗而濕黏在身上，古真覺得有些窒息感。而在產生頭暈目眩前，對方很快地拔出了針，讓她壓好棉花去旁邊休息。

靠在沙發上，古真試圖放空思緒藉以舒緩身體無法控制的緊張，微波加熱的食物飄著香氣，也引不起自己的食慾。

「聽阿磊說妳不想要繼續念書？」

「……。」

「小羽不會希望醒來之後看到妳為了看照她而不知進取。」

「我會繼續念書。」眼神空盪盪地看著門旁的櫃子，她看著上頭的格紋：「霍格華茲、外國的學校寄來了入學信。」不自主地開口這麼說了。

對方只是露出一些意外的表情，而後點點頭：「和阿磊討論好就去吧。」沒有任何反對的話語，古真也很明白對方就是這樣才失去了女兒的監護權。

什麼也不管、什麼也不在乎，埋頭於醫療的男子被其他人崇敬著，懸醫濟世什麼的，實際上是個將女兒丟失一年多的沒用父親。

眼睛裡只有沉睡了好幾年的妻子的父親。

聽到大門關閉的聲音時，古真昏昏沉沉地只想睡：「媽媽.....媽媽.....」她輕聲地唸著，彷彿這樣子她的母親就會出現在這邊，溫柔地抱住她和她說『沒事的、媽媽的小寶貝。』

END.